

海德格尔传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巨匠大传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wenyichubanshe

夏汉苹 著

- 存在包容一切存在者。
- 存在的「普遍性」当从更高的一级去寻求。
- 存在是绝对超越的。
- 人是一个在其存在的过程中，领会自己的存在的存在者。
- 存在于世中。
- 在亲在之前，没有真理。
- 在不再有亲在之后，也不会有真理。
- 真理即人生。
- 任何真理，只有当亲在存在时，才是真的。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巨匠大传丛书

海德格尔传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传/夏汉苹

(二十世纪思想家大传)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269-1

I.海…

II.夏…

III.海德格尔.M(1899-1976)-传记

IV.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847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贺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孝感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37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1739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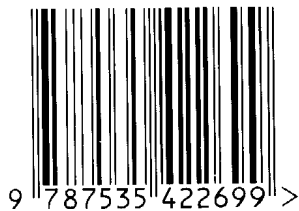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夏汉苹（女），1962年生，华师历史系毕业。曾著《偶像崇拜追星族》一书，参与编纂《儒道释名言辞典》、《街道管理知识》、《宋词名篇故事》、《哲学疑难问题解答》等书，另有小说、散文等作品发表。

责任编辑：张正平
封面设计：贺 凯

ISBN 7-5354-2269-1



1 · 1739 定价：10.00 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巨匠大传丛书

本书记述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生平，及他的主要著作与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他的一生及其思想作了客观的阐释，特别对他接受中国老子的思想的文字很有历史意义。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走出麦氏教堂镇的勤奋少年	3
第二章	神职幻想及其破灭	13
第三章	艰难的求职历程	23
第四章	幸遇胡塞尔	29
第五章	离经叛教的婚姻	37
第六章	马堡大学的教授生涯	43
第七章	重返弗莱堡大学	48
第八章	纳粹嫌疑案	54
第九章	晚年归隐	63

中 篇

第十章	存在问题, 一个充满诱惑的古老命题	69
第十一章	现象学, 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工具	75
第十二章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	81
第十三章	真理存在的方式和过程	88
第十四章	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94

下 篇

第十五章	海德格尔论语言	101
第十六章	海德格尔论诗	117
第十七章	海德格尔论技术	127
第十八章	老庄哲学对海德格尔的影响	144
第十九章	海德格尔与禅宗	152
第二十章	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	164
海德格尔生平年表		169

上 篇



第一章 走出麦氏教堂镇的勤奋少年

这是一个平常得不可能再平常的日子，太阳暖洋洋地落到山的那一边去了，依旧只留下一抹如血的晚霞，涂抹着连绵的山峦、浓郁静谧的黑森林，森林中抽出的一条若隐若现的蜿蜒小道，小道横贯着的广漠的田野，以及田野尽头的一座古老的小镇。

谁会去留意这一天呢？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在重复着周而复始的营生，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有什么不同。正统天主教徒继续沉醉在对教堂占有的喜悦之中，并且依旧策划着如何进一步打击旧天主教徒；而旧天主教徒则仍然沉浸在失去教堂的愤慨之中，并锲而不舍地再次酝酿着如何将教堂重新夺回来。小镇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这一天确实有那么一点特别。在旧天主教徒做礼拜的临时教堂一侧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一位中年妇女一阵痛苦的痉挛之后，一个男婴伴随着“哇”的一声哭叫降生了。只要你稍稍留心，你就会感觉到那声啼叫确实具有独特的地方，那么高亢，那么响亮，仿佛在昭示着什么，也仿佛在预示着什么，只不过是人们没有留意罢了。就连男婴的父母也没有过多的喜悦，反而担忧着添丁加口将会使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那个男婴成长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哲学

家，人们才记住了这一天，也记住了这个小镇。

这一天是 1889 年 9 月 26 日，这个小镇叫麦氏教堂，这个男婴就是海德格尔。

麦氏教堂镇是德国西南部巴登地区的一个乡间小镇。这里的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经济非常落后。但是，这个落后的地区却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相当不错的初等教育。就连麦氏教堂这个小镇的名字，也有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美丽传说。

据说公元 7 世纪，有一个姓麦的人踏上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他喜欢上了这里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丛林、肥沃广袤的原野、以及原野上辛勤劳作的农民。于是他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定居下来，并且倾其所有，建了一座简易的教堂，向周围的居民传播福音。他憧憬着居民按天主的旨意生活，并在天主的指点下走上幸福的道路。他为人和善、言辞恳切，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于是，四乡八邻的人们便常常聚集到这里听他布道。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为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人们感念麦氏传播福音的功德，便干脆将这个小镇命名为麦氏教堂镇。

麦氏教堂镇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那是公元 11 世纪，Rohrdarf 伯爵以麦氏教堂镇为中心，统治着从巴登湖到莱茵河的美丽富饶的辽阔领地，这样，麦氏教堂镇便成了一个小公国的首府，成了天主教在德国西南部统治的中心。伯爵无嗣，他死后，领地被 Walburg 家族占有，一直统治到 1300 年。此后又几经易手，到 1806 年，又成了巴登伯爵的领地。

麦氏教堂镇也有过悲惨的过去。这里地处德国边境，与法国相邻，且多次遭受法国人的入侵。1688 年左右，还曾被法国统治过一个短暂的时期。

到了近代，由于工业的落后，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丧

失，到了18世纪末期，麦氏教堂已沦落为一个乡间小镇，为乡级政府所在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天主教的慷慨维护下，这个小镇的宗教文化繁荣，初等教育发达。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终于骄傲地孕育了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是17世纪的天主教思想家亚伯拉罕，一个便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出生于镇上的一个下层劳动者家庭，家境十分贫寒，世世代代都是体力劳动者。他的祖父是鞋匠，父亲是教堂司事，靠在天主教堂做杂役为生，专事打扫教堂，看管圣器。教堂司事是一种地位十分低下的工作，肯做这类工作的人，大都忠厚老实，同时很虔诚。但是，他们常常遭人歧视，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好在老海德格尔还有箍酒桶的手艺，于是，便在干完教堂杂役的工作之余，也出去打打零工，以养家糊口。家庭的这种社会地位和贫困生活，对海德格尔后来的成长以及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麦氏教堂镇正演义着一场以宗教为诱因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也对海德格尔的少年生活及其早期信仰产生过重要影响。

这场政治风波应追溯到1870年。是年，罗马教皇主持召开了天主教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条新的教义，规定罗马教皇具有同天主相类似的绝对权威。新教义的颁布在天主教地区导致极大的纠纷。教会中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于是，地方教会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为正统天主教，一派为旧天主教。正统天主教由支持教皇颁布的新教义的牧师和教民组成，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天主教徒；旧天主教由反对教皇颁布的新教义的牧师和教民组成，因为他们只承认1870年以前的老教义，所以被称为旧天主教。严格来说，这场纠纷一直延续到当代都没有平息，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纠纷只具有单纯的神学和宗教意义，纯粹是教会内部的纠纷；而当时却具有十分明确的社会政治内容。

顺从罗马教廷，信奉新教义的所谓正统天主教徒在当时都是

少数巨富、高贾、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城市居民；而反对新教义，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的是地方教会领导下大多数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麦氏教堂镇没有工业，也就没有工人，所以，在这里，正统天主教会是富人的同义语，聚集在旧天主教旗帜下的都是手工业者和农民。新旧教会的对立，演变成了社会贫富阵营的对立。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人口比例大，因此旧天主教教民占整个教民的大多数，但当时的巴登州政府是中产阶级民主政府，支持富人的教会，压制旧天主教会的活动。麦氏教堂镇的旧天主教教民正是在政府的压制下失去教堂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针对麦氏教堂镇旧天主教的多数势力，政府命令旧天主教教会允许自由派教徒使用老教堂做弥撒。旧天主教会为了不和自由派同流合污，不得不从教堂撤出。然后，他们把一个水果储藏库略加修缮，临时改作祭祀上帝的场所。

这样，老海德格尔被迫把一家人从较为舒适的司事房搬到储藏库的厢房，即原来做箍桶作坊的一间小矮屋里。老海德格尔继续在临时教堂里做杂役，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是在这间小厢房里出生，在储藏室里受洗礼，在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呀呀学语。

小海德格尔不仅是这场政治风波的目击者，而且是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参与者。海德格尔5岁的时候已显露出沉着、机敏的秉性，并做了一件为旧天主教民广为传颂的壮举。

在麦氏教堂镇的宗教纠纷中，被赶出教堂的杂役司事们是斗争的中坚力量，为此经常受到警方的追捕。

一个周末的晚上，夜幕正在降临。由于两教的斗争又趋紧张，此时小镇的街道上已经少有行人。即使偶尔有一两个路人，也是行色匆匆，逐渐阴暗的街道显得极为冷清。在学校操场上玩耍后的小海德格尔也匆匆向家里走去，他必须赶快回家，否则，又得挨父母的一顿训斥。小海德格尔便小跑着往家中奔去。

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瘦小的胳膊，并将他一把拉进了一条阴暗的小巷道。小海德格尔顿感一阵惊恐，刚要大叫，嘴巴却被那人的另一只手给堵住了。海德格尔抬起惊恐的眼睛，这才发现，原来是教堂里的门卫。这位叔叔是小海德格尔父亲的朋友，茶余饭后，经常到海德格尔家里来，与老海德格尔一起探讨时事，谈论宗教之间的纠纷。昨天晚上，这位叔叔还匆匆到过海德格尔家，告诉小海德格尔的父亲，说警察正要抓他，他必须出去躲几天，希望老海德格尔关照一下他的妻子和孩子，说完便惊惶地离去了。可是现在他怎么又回来了呢？

那位叔叔把小海德格尔拉到一个角落里，急急忙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塞进他的小手里，十分慎重地说：“这是教堂大门的钥匙，你明天一定要在做礼拜之前将大门打开，千万别误事呀！”看着司事叔叔期待的眼神、庄重的面容，小海德格尔仿佛明白了这把钥匙的份量，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钥匙，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辞别了司事叔叔，快步跑回家去。

回到家里，他本想将钥匙交给父亲，但转念一想，叔叔将钥匙交给我，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独立完成好这个任务！于是他破例没有要求父亲给他讲《圣经》里的故事，而是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睡梦中的他，将钥匙紧紧地捏在手里，搁在胸口上，准备明天天一亮就起床开门，让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以及小朋友们能按时做礼拜。

可是，待海德格尔睁开眼睛时，还是晚了那么一点点。朝阳已经透过窗前的树隙照到了他的小床上，小鸟已在窗台上悠扬地唱开了。

海德格尔该起床了，不然就真的来不及了。临时教堂门前已经围满了人，他们显然都在为打不开教堂门做不成礼拜而忧伤。作为教民，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但礼拜却不能不做！何况那些所谓的正统天主教徒们正高傲地走进老教堂那宽敞的大门，

他们那偶尔也斜过来的目光分明夹带着掩饰不住的嘲弄和鄙视。如果他们知道了旧天主教教民因打不开教堂的大门而做不成礼拜，准会被他们演义成攻击的把柄。

海德格尔一骨碌爬起来，衣服都来不及穿戴整齐，便拉开房门，大叫一声：“钥匙在这！”起先人们并没有反应过来，当看到他小手里高擎着的那把金黄色的钥匙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有几个人甚至高兴得把海德格尔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的宗教纠纷有所缓解。经过旧天主教会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与政府的多次交涉，到 1895 年，也就是海德格尔 6 岁的那年，政府终于同意将老教堂发还给旧天主教会。

1895 年 12 月 1 日这天，是整个麦氏教堂镇喜庆的日子。这一天，正统天主教派将老教堂的钥匙交还给了旧天主教派，于是麦氏教堂镇的穷苦居民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一贫如洗的旧天主教教徒们过了 20 年“流放的生活”，终于又回到了“上帝的家里”，这对于备受歧视的下层人民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这一天也是海德格尔一家欢乐的节日。由于杂役房也一起发还给了旧天主教会，海德格尔一家又可以迁回原来宽敞的杂役房了。在海氏全家从阴暗的小作坊迁回“新居”的时候，也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先由老海德格尔率领全家进行了一番祈祷之后，老海德格尔把“新房子”的钥匙交到小海德格尔手里，小海德格尔在全家人的欢呼声中打开了“新居”的大门，一家老少奔进了各自既熟悉又陌生的房间。

宗教斗争的胜利给海德格尔一家所带来的喜悦只是短暂的，这种胜利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状况带来多大的变化，贫穷并没有告别海德格尔一家。海德格尔儿时的监护人、经济上的支持者、终生的朋友 Groeber 主教在他的《Messkich 的天主教》一书中曾

经记述：由于宗教的纠纷、贫富的差距，连小学生之间都经常斗殴。当时，旧天主教家庭的贫苦孩子经常受到生活优裕、优越感强的富家子弟的戏弄和殴打。海德格尔当年就是被戏弄、殴打的对象。贫富孩子之间的这种纠纷，在刚开始懂事的海德格尔心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或许正是因为早年生活的极端贫困和辛酸，海德格尔很少对人谈起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哪怕是对得意的门生和至交好友。甚至在他 1914 年获得博士学位时，按规定必须写一篇较为详尽的自传，海德格尔也只写了寥寥数语：

我，马丁·海德格尔，生于 1889 年 9 月 26 日，梅斯基尔希（巴顿）。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教堂司事，管理地窖。母亲珍尼，娘家姓肯普夫。父母都笃信天主教。从家乡的公立小学毕业以后，1903 年到 1906 年，我就读于康斯坦茨中学。1909 年我在那里获得了毕业证书。之后，迄至我这次的毕业答辩，都在弗莱堡大学读书。前两年我听了哲学和神学课程。1911 年以后，专攻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最后一个学期又加了一门历史。

对家境的贫困，倒是海德格尔的弟弟说得直接一些。他的弟弟曾在的一封信里写道：

从物质上看，父母家里虽不能算贫困，当然也谈不上富裕。大家都有小市民的温饱：既不缺吃少穿，但也都没有一点儿奢侈的影子。“节俭”是家里的最高原则。发光的钱币比价值连城的珍宝还珍贵。它差不多是家里所有人的灵魂。（Hugo Ott：《马丁·海德格尔》）